



越人语

乡土风情、民俗文化、
人情世态、历史掌故，
从极小处窥大世界

商略

著

江浙方言中词语歌谣和乡谚

清华大学出版社



越人语

商略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越人语》是越人之语，是一系列小品随笔，从江浙方言的词语、歌谣和乡谚中生发，讲述乡土风情、民俗文化、人情世态、历史掌故，从极小处窥大世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人语 / 商略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下午茶)

ISBN 978-7-302-35441-3

I. ①越… II. ①商…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3056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门乃婷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9.12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产品编号：055052-01

目 录

辑一 优 游

2	恶有趣
5	恣浴
8	打虎跳
11	幽过
14	阿汝侬
18	柯落帽风

辑二 吃 食

22	箸夹头
24	苋菜梗过酒
27	南瓜蒲子

29	思盞
32	高罗蒂蒂
35	健脚笋
38	操年糕
41	光棍米饭
44	食祭
46	吃得饕饕

辑三 语 言

50	清光皎洁
51	点灯生太婆
54	着
57	夥颐
61	和白篮摊
64	乌云头眩
65	多老娘钿
67	该倒灶
70	乌鬼灶猫
72	老婆抬进，木梢背进
75	八都里

辑四 心 情

78	恨孔恼极
80	恶赖
84	勿愿动
87	犯关
90	喊地方
92	值钿
95	快活

辑五 品 藻

100	肚才与计较
104	莫知莫觉
107	女娘架势
110	枪花
113	断翘人
116	烂稻草

辑六 行 止

120	千手弗动
123	鸡头晕
126	调排
129	讲造话
132	收眼光

辑七 物 事

136	劳什
139	棒槌成精
142	破荷包
145	毛竹乌簪
148	料缸

辑八 生 活

154	生活
157	筑狗肩
160	卖柴人
162	小脚婆婆

165	记疮
168	动雷公公
172	出山

辑九 动物

178	八哥的故事
181	赖孵鸡娘
184	伤枪野猪
186	(狹) (猯)
188	小猢猻
191	结梁丝绷绷
193	火萤袋
196	焦蜉蚁

辑十 越人风

202	猫与狗
208	鸟语
217	磨豆腐
229	手艺人故事
244	禁忌

辑十一 越人事

258	黄泥墙四季歌
261	蹂蹂白菜
264	赤脚医生
266	穿发袜撑竹排
268	大了自然知道
270	挑海涂
272	轻浮的手表
274	一封情书
277	呆女婿
280	皇亲国戚
282	手扶拖拉机之歌

辑一
优游

恶有趣

有朋友来杭州，我和朱明雇了一条船，和他们在西湖中玩。朱明一时诗兴大发，高声吟诵：“欲把西湖比西子，直把杭州作汴州！”船夫一直默默划船，此时忽然开颜而笑，用绍兴话说：“错还哉错还哉！”朱明大窘，重整情绪，将那首苏东坡的诗背了一遍。船夫这才放过了他，说：“这回对了！”

我们老家与西湖相距遥远，游西湖就是一桩奢侈而无所得的事情，有一句俗语说：“吃着麦稀糊游西湖，祭得恶有趣。”是责骂或鄙薄穷开心的。

麦稀糊就是小麦粉做的糊，除了稻米不够时当饭吃，还可以当糰糊在墙上贴纸。那时候，主要贴毛主席像和“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对联，还有贴三好学生奖状和一年一度的耕牛图。

“恶有趣”三个字，是一种严厉的评价，是相当严重的骂人话，意思是没条件有趣，却偏偏要有趣，或者是指暴发户般的显摆、势利。

我们小时候说到“有趣”两个字，都是贬义，是指一个人拿腔拿调的，很自以为是地表现恶俗的优越感，看不上别人的样子。有一

次，作裁缝的校师傅在竹园散步，看到毛笋从地里长出来，说：“这些毛笋很有趣。”我听了一愣，毛笋有趣？想了一想，才明白有趣还有“有意思”、“好玩”的意思。

旧笑话中，败落人家的子弟家底已空，出门时却不忘拿猪皮擦嘴，给人看他油水足，刚刚在家吃过肉。西班牙小说《小癞子》中也有一个不名一文的人，每天衣冠楚楚上街，跟人说不上两句话就连声说忙，匆匆告辞。这些就是恶有趣——可见中外都有恶有趣的人。

我们乡下人饭都吃不饱，却还要学《儒林外史》中的文化人马二先生那样游西湖，当然也是恶有趣了。

游西湖又不难，只要在杭州，也不用买门票，去湖边露个脸，就可算游过了。所以这句俗语里的“西湖”是很抽象的，只是一种象征，大概是因为与稀糊两字谐音，被绑架进了这句话——实在有些冤枉。

我最早听到这句话是在七八岁的时候，是表舅嘲笑阿山的。当时表舅和阿山刚从杭州回来，说起游西湖的惊险故事——西湖的名气太大了，我们乡下人也时时提起。表舅说，他俩到了杭州，自然要去看上一眼，开开眼界。可是他们在湖滨一带转来转去，问了好几个人，就是找不到西湖。

转得脚底起泡，肚中饥饿，他们闻到一股香气，有人在卖烤番薯！阿山连忙跑到烤番薯摊前，要买上两个吃。表舅一把拖走他，一边没头没脑地乱闯，一边数落：“你家里堆了一地番薯，噢，你还要花钱买来吃？人家说吃着麦稀糊游西湖，祭得恶有趣；你倒好，吃着烤番薯游西湖，祭得更加恶有趣！你有钱也不必买番薯啊，杭州这么

多小吃，你不会买两样没吃过的？啊？”心思与马二先生一个样，说得阿山难为情煞。

正说着，猛抬头，两个人同时叫道：“西湖！”可不，踏破铁鞋后，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大潭水出现在他们面前。

所以小时候，我想象中的西湖，水如麦稀糊，香如烤番薯。

恣浴

牛公牛花开，恣浴买棺材；

牛公牛花谢，恣浴恣到夜。

牛公牛花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这种花形似喇叭花，黄色，有紫红色的晕块，非常艳丽。但它是有毒的。

一天傍晚，天已经快黑了，我妈妈焦急无比地牵着我家的羊回来。那只羊口吐白沫，抬着头咩咩乱叫，声音很凄惨。我顿时觉得乌云团旋，天地变色，出了大事情。

羊牵入堂前间后，妈妈来不及理睬我追问出了什么事，就去灶头烧绿豆汤，一边烧一边说，有人说绿豆汤能解毒，不知道行不行。灶下火很快旺旺地烧起来，一升绿豆倒入锅里，加上水，妈妈这才有空说明经过。她说：“我看见羊在吃牛公牛花，还跟阿沉说，阿沉阿沉，羊怎么会吃牛公牛花？羊吃了牛公牛花会不会中毒？阿沉还说，羊既然自己吃了，可能不要紧吧。没想到一会儿就吐白沫了！”

那天生产队的活是给山坡上的白术地削草，所以妈妈将一只母羊和两只小羊牵到那里，让它们吃柴草——我们经常放羊的山，柴草不够嫩肥，但白术地路比较远，平时不可能派一个人管着羊。所以羊是去吃大餐的。

山上有些柴草有毒，比如牛公牛花，比如漆树，这我们都知道，羊也知道，羊从来不会去吃。没想到这次这只母羊吃得口滑，忘记了神农氏的话，连牛公牛花也吃了进去。公社里倒是有兽医，但一般只阉小猪，平时找不到他。后来绿豆汤果然奏效，将羊救了过来。

牛公牛花有毒，虽然很漂亮，我们也都敢碰，只是感到特别神秘。春天牛公牛花开时，天是热了，但溪中的水还很冷，因此不能浣浴。

浣浴就是洗澡。但天冷时洗澡，叫擦身——那时农村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热水器，一般是烧热了水，舀在盆里洗，男的就在门口洗，女的将桶端到房间里关上门洗。

我们小孩子浣浴，实际上是戏水，在一个深潭里游泳，扎猛子，互相泼水，或者爬上岩石，跳进水里。也许大人们怕春寒未消，孩子们不顾水冷就要去浣浴，于是编出了这四句歌谣，不惜用“买棺材”这种话来吓人。

其实我们平时念诵时，虽然觉得棺材两个字阴气森森，但对买棺材并不在意，甚至没有联想到死人的事。

可是有一次牛公牛花还鲜艳地开着，阿德割了猪草回来，觉得太热，就跳下溪中深潭洗了个澡。结果给小正遇上，当即念给他听：“牛公牛花开，浣浴买棺材；牛公牛花谢，浣浴浣到夜！”

小正二十多岁，是个大人，所以他的话还是很有威慑力的。阿德害怕了，忙问怎么办，小正说：“还能怎么办？快去买棺材吧。”

阿德吓得不轻，想来想去，结果爬进一个棺材，躺了一会儿，算是买过了棺材，解了咒——农村里有的老人，有早早备下了棺材的，叫做寿材，放在房子里。我们也觉得他做得很有道理，既然已经在棺

材里躺过了，就算牛公牛花还开着，他也不用怕了。

这件事使我第一次将牛公牛花开时涩浴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牛公牛花谢了，虽然可以涩浴涩到夜，但满头大汗去涩浴还是被禁止的，大人们说，等收了汗再去涩，否则会生病的。我二哥还编了个故事来说明：

有一个人去开会（当时人平时不大出村，但干部开会，会去别的村或者镇上），那天大太阳，半路上走得热死了（当时人交通基本靠走，自行车只有镇上人才有，小汽车，那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才有，美国人不走路，胖得上不了楼梯，实在腐化堕落），就跳下河涩了个浴。他接着走，又热死了，又跳下河涩浴。他一路上涩了七个浴，结果当天晚上在旅馆里死掉了。为什么？

我傻傻地跟着问：“为什么？”

二哥说：“因为他满身是汗去涩浴。”

我不服气，说：“你又没说他满身是汗。”

二哥说：“他走得热死了，当然出汗了。”

涩浴是这样的可怕，老年人经常会讲一些淹死人的故事，还会讲一些河水鬼的故事——河水鬼与吊死鬼，是最著名的两种鬼，他们最喜欢“讨替”（大概阴间河水鬼和吊死鬼的数量是有定额的，这样的鬼一定得拉个替身，才可以投胎转世）。这些故事要等涩完浴、吃过晚饭，摇着麦编扇，坐在黑黝黝的道地里听，才冷飕飕寒浸浸的好玩。

可是我们还是喜欢涩浴，傍晚时分，活干完了，几个深潭就不断响起人跳入水中的澎澎声。最调皮的几个真正是涩浴涩到夜，在水里浸得手指皴皮嘴唇发紫还不肯上岸，一定要等奶奶在村口高声喊名字，才肯回家吃饭。

打虎跳

赤卵打虎跳，赤膊打拳头。

我们老家村堡的北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片平地，有的地方长满了巴根草，有的地方是沙滩。现在那里都是鹅卵石滩了，小时候我们常常在草地沙滩上玩，挖洞、筑城、打滚、跳远，我上小学前的一两年，大家忽然对打虎跳感兴趣了。

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就跑出去玩。很快在大道地里聚了一群人，领头的两个大哥说，我们分成两队做游戏，一队扮国民党坏人，一队扮解放军好人，好人守在一堆柴上，坏人来进攻。大家都争着扮好人，那么谁来扮坏人呢？领头的两个大哥说好办，用剪刀磨白刀的方法决了出来，输的人当坏人。我们这帮年纪小的，就比赛打虎跳，打得好的可以当好人。

我那时没有鞋子穿，穿了一双特别大的旧鞋子，一个虎跳打出去，鞋子飞上了半空，一直飞出十来米远近，才“扑”的一声落到地下。我以为这下子我肯定要扮坏人了，谁知道我的虎跳打得太完美了，还是得到了一个好人名额。

既然是吹牛皮，我还是明明白白吹吧：我小时候可是打虎跳的高手，就算鞋子不合脚，也照样能打好。